



子西子

自十三上  
至十四下

|      |
|------|
| 0712 |
| 1222 |
| 65   |



明倫彙編  
禮典典考  
卷六十一

釋義直道

孟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五章

**註**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

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

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

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

孟子

卷之十三上

及古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已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辱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觀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二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蹠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  
一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  
十七章言爲仁由已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辨政伊周有爲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  
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怠厭息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息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息四十五章言振養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盡心者至篇題正  
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  
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爲  
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者心  
也則人之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

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調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息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歿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而巳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爰易其道歿若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

命之道惟是爲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息之者是能知其

孟子流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是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夭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一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殒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殒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尚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註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註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註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註孟子曰至非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

桎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  
 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匣  
 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  
 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怨  
 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眾以弱侮強是兵其殺  
 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  
 死者有溺而死者註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  
 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  
 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  
 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  
 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  
 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註畏壓溺死  
 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  
 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  
 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  
 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  
 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

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  
 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  
 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  
 也孟子之言  
 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

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

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修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自彊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

孟子至莫

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

**○**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

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衆者矣故孟子以此憫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注**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曰行已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注**

人能恥已之無所

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陷阱

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注**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註隰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註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註

樂善而自卑若高宗

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

註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註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臣之者乎

註

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

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乎註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岩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  
受也命令也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  
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  
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  
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  
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尹者此蓋本  
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  
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  
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患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過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孟子至兼善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罰罰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罰罰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罰罰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罰罰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罰罰然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書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罰罰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不知斯罰罰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

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修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

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

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正義曰此

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

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 **韓魏晉六**

卿百乘之家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孟子至殺者**

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

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

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

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

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 **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

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曰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曰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曰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文王問

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  
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  
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  
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  
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

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逋

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

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

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  
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  
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  
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麗有刑威  
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  
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  
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  
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囿以  
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  
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  
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  
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謂良能良知也

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孟子至天下也

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

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能者也孩提襁褓

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

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

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纒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問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

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

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

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

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

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

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止之也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註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為已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已之所不欲者

毋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正義曰此章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

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

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人所以有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疾疾

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孟子**至故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露在身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慮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事君求**

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

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悅比臣社稷股肱天

民行道大人正己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為安社

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  
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  
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  
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  
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  
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  
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係親之養兄弟無他  
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  
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  
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  
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仰無以有羞  
愧於天俯無以有慚怍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  
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  
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  
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  
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  
此同  
意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國廣土衆民大  
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  
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國大行行之於天  
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國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粹然潤澤  
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國十五

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  
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克身體履方四體不言燔  
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  
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  
大衆人民之多以爲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  
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  
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此  
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  
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  
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  
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  
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  
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  
損滅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  
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  
德容其生於色則粹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其  
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克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  
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

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諭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煖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巳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

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敵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國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國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國瀾水中

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國容光小邨也言大

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國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國孟子至

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

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  
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  
子云觀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  
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  
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  
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  
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  
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  
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  
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存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  
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  
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  
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  
成章則克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

之間也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

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

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

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

而廢百道也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揚墨放蕩

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

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

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一

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才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

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遠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入量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

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已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 **仁**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

也 **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

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乘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 **公**孫丑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

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

我不邇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

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

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

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

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乘忠以愛君則放君而生

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

孟子 卷之三 七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公孫丑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公孫丑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

可食祿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

事者邪孟子曰尚志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王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

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

孟子曰  
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為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節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  
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此為歸之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

孟子卷之九  
及古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草履

也敝屣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何桃應問曰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  
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  
氣下居之移養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  
使克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  
人與王子豈非盡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  
如是也正義曰趙云此意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  
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眾品  
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  
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歎息之曰夫

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  
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  
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  
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  
亦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  
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言王子宫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  
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  
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  
也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

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耳孟子曰至似也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

**耳**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

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

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

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

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

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

言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

似也堙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

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

孟子曰至虛拘正義曰此章言

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

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

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

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

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

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

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

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

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

孟子流

卷之三

及古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共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邪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或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

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菽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紆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息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紆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勤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紆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紆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其暮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之者其傅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

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是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國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

時雨化之者國教之漸漬而浹洽也國有成德者有達

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國私獨淑善艾治也君

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國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

道也國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

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自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一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已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為有達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

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息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

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公孫丑至從

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進

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饜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

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

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

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

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

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

矣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

乎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至

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

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

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之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特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辱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

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

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僭及淫

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國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國先親其親戚

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國正義曰

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此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并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國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國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

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國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歆長歆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歆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歆而問無齒

決類也國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

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

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  
 汎愛故無所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  
 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  
 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  
 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  
 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  
 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  
 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是  
 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  
 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  
 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  
 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  
 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綱  
 疎提其綱則眾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匪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議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補姦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

孟子疏 卷之四 梁魏都也 以用也  
章方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  
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  
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  
已信心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闇以  
闇責明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  
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十一章言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  
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  
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  
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  
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  
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  
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  
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  
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  
善怒仁義克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  
言道之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  
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

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  
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  
招福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與心羊  
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  
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  
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司以來人倫攸敘聖  
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  
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  
前四十五章是盡心  
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  
 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  
 貪利鄰國之上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  
 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  
 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  
 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

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  
 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

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  
 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  
 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  
 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  
 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之  
 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  
 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  
 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  
 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  
 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  
 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  
 某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  
 敗其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為大敗抑又言梁王不  
 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

孟子

卷之四

湯古閣

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經**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

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

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經**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經**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祿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舂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箝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過實聖人不改錄其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舂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書尚書至  
不取之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  
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惟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也  
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  
司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  
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  
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治  
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孫永保民  
孔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  
子孫累世長居國以  
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註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註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賁衣趨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註孟子曰  
至焉用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  
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  
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至焉用戰者孟子  
言有人謂我善爲行陣我善爲戰鬪以其是欲勸諸  
侯以攻戰者也是爲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  
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而  
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說已  
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  
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  
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  
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  
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爲善戰者乎此孟子所  
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爲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  
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註革車至戰陣者正  
義曰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  
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

篇云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

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孟子言梓匠輪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糲也袵畫被也袵畫也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罔自當有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配窮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罔自當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註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間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

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讐不

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

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其國蓋非周禮歟又

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不義

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註正義曰此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

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

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

言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註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註**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行爲首者也孟子言人身自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况能  
 行於民乎荀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註**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註**正  
 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  
 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爲周于利者則所養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爲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  
 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  
 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 **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諺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註**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  
 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  
 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 **註**伯夷季札與鄭公  
 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

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于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鬻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于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于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仁**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人而得其國而為君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

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

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

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

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毀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犧牲已成肥膷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君

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

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而諸侯不能保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腍家盛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早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一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熏炙之者乎

**師**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

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厄也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  
君于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  
惑勇者不懼  
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雖

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

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

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

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

絕慍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

之慍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貉稽至文

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誼譁大聖所有  
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  
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各問於孟子曰稽  
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其已者如之何孟子曰無  
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  
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士者益  
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眾  
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  
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絲之詩有云肆不殄厥  
慍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吠夷之慍怒然亦不能  
隕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

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為無傷也邶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也註云溫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縣之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賦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明不可得也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

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

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

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

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

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

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以

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追

蠡鐘鈕之鏡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門

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此

追蠡何足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

之軌齧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以

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也

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鏡至於  
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之  
漚久而穿石單極之縵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  
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

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齊饑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  
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  
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  
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  
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  
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

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  
 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  
 乃以此為婦之喻而此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  
 是為馮婦若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  
 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  
 虎虎倚山嶠而怒眾人皆莫敢攬而搏之者望見馮  
 婦來乃皆趨避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  
 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  
 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嶠以難  
 令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  
 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  
 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齊齊也正義曰  
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婁好養網云貫達  
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註**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

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  
 則息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  
 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  
 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  
 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



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  
 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  
 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  
 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聲譽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  
 曰君子不謂命也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  
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勤戒者  
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  
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  
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  
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  
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

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  
 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  
 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  
 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  
 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  
 子以為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  
 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  
 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

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為大人夫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清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沿生至下也正義曰

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也芝欄也招胃也今之真錫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胃之

太甚以言去錫墨歸需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也孟子曰至招之正美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

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宋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無親疏之別楊宋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宋為已逃去楊宋為已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之矣今之與楊墨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久其

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久其

欄又從而胃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

其欄又從而胃之也以其為亦太甚也此孟子所以

之比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也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紕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也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也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

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  
 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  
 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織鏡甲  
 粟米所以為糧力役所以荷負廝養之役然而君子  
 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並行也用其一則緩其  
 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  
 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  
 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  
 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  
 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  
 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三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三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  
 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寡獨使民以時民  
 不離散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  
 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  
 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  
 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三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武  
 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丁怒刑其左足後成王即  
 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  
 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  
 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  
 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夜  
 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盆成括至而已矣在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

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

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

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

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

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

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成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屨扉屨也業織之有

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廖廖匿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

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始非也館人曰始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係其異心也見館人

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係知謙以益之而已孟子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答

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

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

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窗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

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者

之屨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

問己以為從者之屨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

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始非也館主

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始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

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

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

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

且不係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累

之有論語云不係其姓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

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克

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

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

賤人所爾女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女能充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怨

取人不知失其藏否比之穿踰之類者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



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以其失之傲也如此者是皆為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孟子曰至自任者輕正

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君子於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

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輸之曰  
 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在修身  
 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  
 在舍其己之田而耕私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  
 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  
 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之身也  
 故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  
 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  
 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  
 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  
 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  
 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盡  
 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動

孟子曰  
答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性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修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

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

乎哉孟子曰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實玩者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  
 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  
 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  
 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侍之妾至數  
 百人之眾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  
 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恥而  
 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  
 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  
 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  
 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注謂貪而不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眾注孟子曰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  
 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  
 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如是單  
 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  
 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  
 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  
 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欒黶為人多貪乃為  
 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

孟子司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註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註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註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

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註曾皙至名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棗名也

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

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

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

比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為獨食

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

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皙好之故曾子所

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孟子疏

卷之四

梁古

為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棫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黠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各黠音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音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思其次也音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  
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  
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音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  
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音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  
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踣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  
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  
 也註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註嚶嚶志大  
 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  
 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註屑潔也不  
 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  
 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

註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

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註

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

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註

孟子言鄉原之人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

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  
 其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  
 之行媚愛也故闢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  
 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  
 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  
 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

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  
 行合於污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  
 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  
 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  
 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

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

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

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

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

邪惡之行也

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

謂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

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

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患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國有尼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

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

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曰孔子不

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

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

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

不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

次於中道者為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

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如

琴張曾皙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為狂者也蓋論語嘗

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

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躡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

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是

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為進取者也牧皮經傳竝

收古閣

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會皆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為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為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取賤汚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為獨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人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

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也但當取為人所善則可矣故闢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為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為善人矣孔子乃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眾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華秀茂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

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眾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

**周禮**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

**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蹠蹠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顓孫師亦未審何據

而琴張曰師張曰曾皆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

**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

**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

一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

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

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

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

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

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流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

中出於殷高宗是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

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嘗之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也**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  
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  
是以仲尼卒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  
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至  
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乎  
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也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  
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陶  
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行  
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  
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  
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  
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  
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孔  
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文

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  
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于  
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鄉  
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  
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  
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而  
歷舉世代而言之也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  
記云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  
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  
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  
後也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  
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  
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至令者至而  
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摯柝聞於邾者案魯哀公七年  
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  
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  
 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修中興之  
 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  
 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闡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  
 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  
 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  
 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皇朝經義考卷之四 孝 歲 莊 昭 易 胎 聖 古 虞 季 辰 續 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終

